

原富部丁上

侯中全集六
七

卷之六

侯官金集六

引論

篇一論商宗計學之失

篇二論沮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

篇三論兩國通商以進出差為負而設法沮抑來貨之非

一其非理自商宗計學之說觀之而見者

二其非理自常道觀之而見者

篇四論掣還稅

篇五論獎外輸

一論設麥商務及英國穀法

篇六論通商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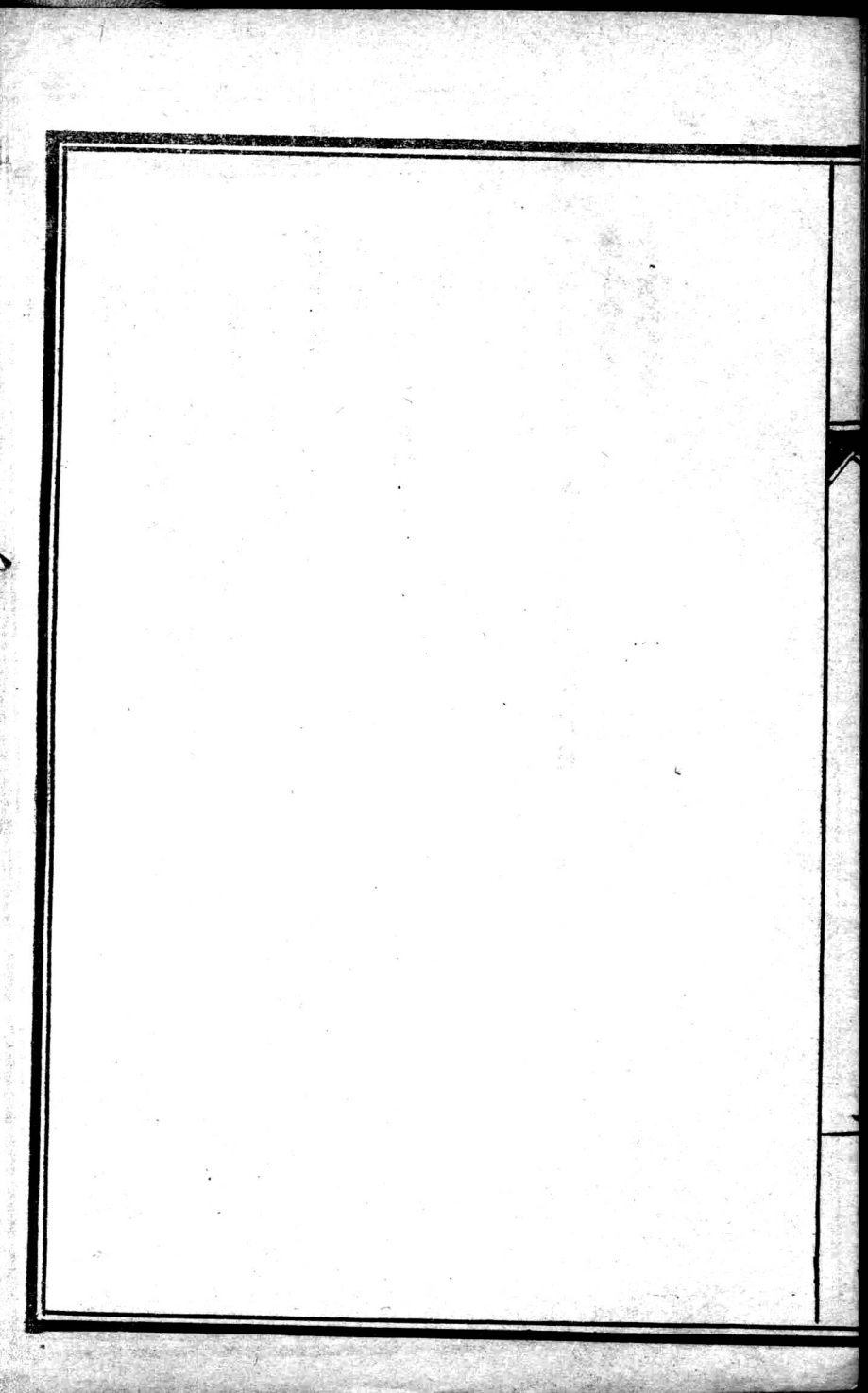
篇七論外屬

一論新地浸盛之由

二論美洲既通印度海道亦達歐洲因之所獲之大利

篇八結論通商計學之旨

篇九論農宗計學



英倫斯密亞丹著
侯官嚴復譯
中國願學子同輯

引論

計學者。制治經國之學之一支。其所講求者二。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國。用計學之所求。在君民各足而已。世異民殊。國之進於富厚者各異。故言計學者有二宗焉。而皆以足民為本。曰商宗。曰農宗。二者皆予所欲明辨而詳言者。則請先言商宗。蓋商宗差晚出。而吾黨英人事致當前。易明曉耳。

案斯密氏計學界說如此。而後人病其渾沌。者論說者希復用之。今計學界說曰。計學者。所以窮生財分財用財之理也。其於義進矣。而名學家病其所用。旁用三名之多歧義。則又曰計學者。所以講鼓功被物而興易值之力理者也。進而彌精。洵非明格致者未易猝解矣。蓋斯密氏所標。聊用明旨。本非界說正門。其所以為渾沌者。以嫌其與經濟全學相混。日本已謂計學為經濟學矣。英儒賓德門經濟界說。謂其術所以求最大之福。福最眾之人。如用斯密氏之義。則足民一語。必合德行風俗智力制度宗教數者而言。其說始備。顧計學所有事者。實不外財富消長而已。故曰渾沌也。又足民富國者。本學之所嚮。而所探討論證者。財之理與相生相養之致也。而斯密氏獨標所求。不言所學。故曰說也。至譯此為計學。而不曰理財者。亦自有說。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計學。學也。理財。術也。術之名。必不可以譯學。一也。財之生分理積。皆託學所討論。非理之一言所能盡。二也。且理財已成陳言。人云理財。多主國用意。偏於國。不關在民。三也。吾聞古之司農。稱為計相。守令報最。亦曰上計。然則一群之財。消息盈虛。皆為計事。此計學之名所由立也。

篇一

論商宗計學之失

自泉幣之用有二端。既為交易之易中。又為貴賤之程準。於是人狃於所習。而非泉幣不足名財。非金銀不足名富之意起矣。自其為貿易之中也。故以金錢易物。其便倍從於物之自相易。慮無財耳。有財斯有物矣。自其為貴賤之準也。故凡物易量之大小。皆以金錢稱。富者以其金多。貧者為其錢少。人纖蓄求富者。謂之重錢。慷慨好施與者。謂之錢輕。富也多貴也。雄於財也。自常語云之。皆指金銀錢鈔之多而已。初未嘗有別異也。

其言國之貧富也。與稱家之貧富同。國何以富。多金之謂也。其所謂富國之策者。謀所以充實府庫。金積銀累。金而外。無他道矣。往者美洲始通。西班牙人至一新岸。則必問其地及鄰金銀多寡。其所以殷殷探此者。意謂假使二者無多。即非樂土。無足顧。必黃白饒衍。乃可占居。或攻取耳。吾聞蒙古成吉思可汗。至歐東日。神甫客比諾為法蘭西王使其軍。軍中人輒問法國牛羊幾許。此其問旨。與西班牙所問正同。大抵以貧富定攻否耳。蒙古不知泉幣。而以牛羊為易中。故問牛羊。西班牙用泉幣。故問金銀也。假必以所問者定國貧富。則成吉思之言。差近真也。

英之洛克者。理家巨擘也。顧其論泉幣。則云食貨為物。銷耗隨時。故其富不可以久賴。國而僅僅饒此。則雖無出口外流之事。今茲至足。未許可以基貧。至於泉幣。其為物貴時不渝。但有周流而無耗蝕。假令以術馭之。令無出國。雖永遠利賴可也。如洛充言。則金銀乃一國食貨中最高為悠久堅固者。彼謂計學之書。理財之政。皆當以厚積金銀為第一義者。宜已。

或有謂國所以務積金銀者。以有與通之故。今假一國獨立世間。而無鄰敵。抑雖有鄰敵。不相往來。則泉幣多寡。無關強弱。蓋泉幣之用。在於為價通貨。多則名多。寡則名寡。而於富厚貧劣之實。視國中衣食之豐儉者。固無間也。獨至有所與通。鄰敵相望。兵爭之端。隨時而起。陸軍海旅。長行遠征。則無金銀軍興乃乏。是以如是之國。當其間暇。必以多積金銀為主。謀慮外覺之起。有以待之。不至困殆。其論如此。

自時俗之論如此。理家之言如彼。於是歐洲諸國主政柄者。群然以使國多金為要圖。雖得效蓋寡。要皆盡心力窮國勢而為之。西班牙波陀噶爾會宇內極腴之礦。而歐洲金銀之窟穴也。乃設重刑以嚴闡出之禁。征厚稅以塞外輸之門。於是尤而效之。靡國蔑爾。若英若法。先皆行之。甚至若蘇之貧國。而考其議院憲令。亦懸軍金出國之條。其出人意表如此。蘇而如是。則餘國可類推。

案英國金銀出口之禁至察理第一而除

繼而各國通商日宏而金銀出口之禁遂為商民之大梗蓋商法三而國中之貿易無論已至於中外貿易或境外貿易皆以見錢交易於彼此最為利便輕簡者自禁令設則必出於以貨易貨之一塗而虧損滋甚於是各國經商之民始群起而與此禁為難矣其議曰夫國家所以禁金銀出口者恐國寶之日以見少故也顧今用金銀而以之置貨通商於外則轉移之頃將不見少而見多何名而禁之乎蓋但使國中之於外貨無或加銷則此貨勢必復出貨復出矣毋財復而贏利增國中之見財不因是而加多乎蒙氏曰通商之出錢猶耕者之播種也攜一囊之嘉穀不實之倉庾之中而棄之泥塗之上使但見其為此而不從其後而觀之則方春之農皆不惠而喪心者矣設國家緣此而懸播棄穀食之禁山野之民皆將笑之而吾未見禁金銀出國者之賢於前令也又議曰國家欲金銀之不出口禁無益也夫金銀為物值鉅而易挾值鉅則利重而民輕犯禁易挾則漏多而姦難以察欲塞金銀之出國者道在審進出之差進出差者總進出口之貨相抵之數餘也使出口貨多而進口貨少則進出差為正而在我收償於外而後平而我之金銀增多反是則進出差為負而在人出償以償而後平而我之金銀減矣進出差既為負而在人雖欲勿償不可得也當是而適有金銀出國之禁勢不足以止金銀之勿行徒以令故使其事之彌危而所償之益費耳蓋禁設而金銀之出口難難故兌者之保險加保險加故兌價起金銀之在內者賤在外者貴兌價既起差數轉滋是禁其出國而出國之金銀乃轉多也今設英與荷蘭通而進出差為負而在彼銀由英兌荷者達百加五英市百五翁斯之銀以之入荷僅作百翁斯計是在英百五者在荷作百得貨如之而在荷百者在英作百五得貨亦如之如此則英貨入荷降賤者百五而荷貨入英翔貴者亦百五各如其兌價之差故二國兌銀由荷入英之所減將適若由英入荷者之所增而進出之差既為負而在人我之所償負者亦百五加多而見財之外出者愈益鉅

當是時群議以禁金銀出國為不然者如此自我觀之則其論之為謬亦參半也如其謂出金銀以通商國寶不必見少且將加多此為論也又其謂使金銀出國而利從之則雖有禁不止亦為論也獨其謂欲塞金銀出國之流在當國者審出進之差而為之所此謬說也蓋金銀者百貨之一端百貨之盈虛當國者未嘗加意也任交易之自然則常各足何獨至金銀而不然乎即其謂兌價外長將使出進之負差益鉅而金銀之外出者彌多亦謬說耳夫謂兌價外長則商之償通負於彼者數溢於

未長之前是固然也。顧其所溢為之亢者受之。即以犯禁私為之故。其費以滋。而其費實用於本國。不必比之未禁未長之前。多所開出明矣。賄騙之行私偷漏之冒險。其所費者皆未出國而散之。至於出關。則未有角尖之微溢於原數者矣。且兌價既外長矣。商者惜費。將自劑其出進之數。使之差均。而兌價外長。其理如加征。則外來之物價必比例而翔貴。價貴則銷狹。凡此皆所以減進出之負差。而金銀之出國者自少何怪而云益鉅乎。

其說之不能無頗謬如此。顧時人則深趨而從之矣。蓋當時議者諸商。而聽我裁擇之者。則議院也。樞府也。爵紳世家也。議者自謂洞悉商情者也。聽其議者。自謂於商業所無知者也。夫通商之可以富國。視已成事。夫人而喻之。獨所以富之理。雖商者不必深喻。商之所知者。在務富其家。至於富國。彼實未嘗指意也。法令有所梗。則群議上言請變置。亦時取通商之便利言之。明舊法之所以抑遏利源。致生理不得發舒之故。如前謂通商可致金銀。其不得宏長暢流者。坐禁出之令之為梗。一倡萬和。前令卒廢。當時英法二邦。禁不得關出者。止於造成之制幣。其在鑄未乾之金銀。與外國之泉幣。則不禁也。至於荷蘭。雖制幣亦縱出入。而國家所斤斤致謹者。從此乃在進出之差。然而禁金銀出國無益矣。即謹進出之差者。猶之無益也。而其事愈煩。其效愈渺。有蒙氏者。著書號英國富源。多言通商之利。其中持說整義。不獨英之政府放而行之。即歐洲諸邦言商政者。實皆取法於此。其書重外商。而不主國中之貿易。獨不知國中貿易乃商法之最要者。蓋用母同而利盡國中。所鼓之民功最眾。故也。而其書乃輕視之。以為次於中外貿易者。彼以為國中貿易。於封內金銀之數。即無所損。亦無所增。故無關於國之富。富但使其業之衰盛。不至牽率國外通商之局者。雖置之不論不議可耳。

索國中貿易。利國過於內外貿易。其理已於前篇發之。法國計學家先明此義。斯密氏言此。夫有所受之矣。

國無礦。不自出金銀。抑雖出而不足於用。則必待外至不疑也。此如國中無葡萄田。不自作酒。則飲者必他國之所供。事正等耳。顧未聞以國之不產葡萄。主計者必競競於酒醴之出入。而後民足於酤。則何為以國之無礦。主計者必致謹於進出之差。而後黃白乃足用乎。此亦說之不可通者矣。國有致酒之資。欲飲者酒自至。國有致金銀之產。需金銀者金銀自來也。凡物非已產者。皆見價而後來為百貨之價者。固金銀也。而為金銀之價者。則百貨也。任供求之自己。不煩主計者之神慮。而吾國之酒醴自足用。則吾亦將任供求之自己。不煩主計者之神慮。而吾國之金銀必足用也。夫金銀不至其國者。亦有之矣。不能

具百貨之價以為易。輦物已饒衍。更至乃無所用。如是者乃真不至。夫如是而不至者。雖王計者曰。握算持籌。豈能使必至哉。

國中諸食貨。大抵皆視求以為供。一物之至其市也。總其產與輸之費。合租庸息三者以為價。求者之力。足以及之。雖在絕遠。集其市矣。此供求相劑之理也。且供求之相劑。物莫易於金銀。蓋其物值鉅而易挾。貨之最便轉輸者也。由甲之賤。趨乙之貴。由丙之多。趨丁之寡。風馳水注。不啻也。今設吾英欲得黃金。而力足以致。則由力斯彭抑他產金。所以至倫敦。運五十噸之金。以造五百萬幾尼者。一舟之載足矣。又使所求者為穀麥。其值同前。穀價噸五幾尼。則資百萬噸之噸載。或千噸之船千艘。而後集事。此用今日全英之船數。八英之船數。至光緒六年。七百萬噸有餘。而猶不足也。轉輸難易之判如此。而供求相劑。難易之判亦如此矣。

使國中金銀之積。已為過求之供。則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物之無出國。西班牙波陀噶爾已用之矣。而金銀之外流。自若。秘魯巴西船日月至。充切都市。二品之價。賤於鄰封。此如水然。高下既殊。欲其不趨於平。不得也。由是亦知使國之金銀求過於供。而二品之價。日貴於鄰國。則其物之至。亦無待法令為之招也。且禁令其勿來。勢亦不可得耳。試觀希臘舊史。言斯巴丹饒食粟。沙穀斯富國。禁金銀入境。而四遠庸至。今卒不行。可以證矣。至於近世。英荷皆有太東公司。荷公司所運茶葉。比英公司所運者。微差廉。而議院禁荷茶勿入口。不得。今若每磅茶價。為最貴之十六先令。則以銀論。茶之占位。過銀百倍。以金論。其占位。過者二千倍有餘。其偷漏闌入。難易比例。可見。今茶尚以微利而漏之。況金銀乎。彼以禁令為可恃者。特不思耳。

而金銀之價。其升降常舒。無驟騰驟跌之弊者。實亦賴易挾利轉之故。百寶占位。大半多龐大輪。輸流轉不易。則市色盈虛。之難劑如之。其奇貴其賤之事。為金銀之所無。金銀之騰跌也。常緩常漸。常均。人謂歐洲近二百年來。以西印度諸礦之開。金銀之價。常跌而不起。此其實然與否。難以決知。所可知者。金銀貴賤之差。至使百貨之價。高下顯殊。則必如新得美洲時。而後有此耳。

案。近十餘年間。東亞金銀貴賤之變。實為亘古所未有。以金為準。則銀之降賤。殆倍於十稔以前。而銅之貴。則古二而今三。此其故粗而言之。銀礦所出日多。一也。東西諸邦。悉棄銀而金用準。二也。中國立於其中。無力改作。遂為天下之下流國中。

物價今昔絕異此其世變豈異美洲新得時耶

夫然自知計者觀之任商業之自然其國中之金銀必不至於不足就令不足而食貨既饒之後其事亦不必遂病國也蓋使物料不足則施巧成器者無以為致力之資而工始病矣使嘉穀腰騰不足則養生者儉而民阻飢矣獨至金銀帛幣之不足民尚交易之可為雖甚不使猶未若前害之烈也且猶有質劑契約之代行而楮幣果善為之且便或適於三品故舉輕重緩急之情而統籌之彼為國家者以金銀之多寡為一大事惻惻然惟恐其積之不增者其用心真無當也

夫一國金銀帛幣之不足寡如此而閭閻之煩懣井里之咨嗟其聲聲常至於吾耳者莫若錢少之眾何也曰此非錢少也求錢而力中求者少也夫錢如酒然沽之既無賞賈之莫能得則長渴飲而已矣使有貨足以沽其信可以賈求則得之未嘗欲飲而飲良醞之難遇也錢之為物何以異此或又曰患錢少者常不止於一二人之嗟不節者已也有時徧一市一鄉而皆云爾者則又何居曰此廢著治生而過其力之通弊也豪奢之子不量歲入而為出逐利之夫數倍母財以置貨則終之其費不不足以易錢其信不足以舉賈獎亦等耳為貴庾以規厚利期未至而積財蕩然其然諾亦不為國人所任信則徧走國中以求稱貸而人皆告以無財雖然此不足以云國之眾幣少也眾幣之多寡自若彼欲之者無術焉易而得之蓋商之通鑒有時方其通而贏率優也則自駟商至於行賈皆犯過實之愆以邀一時之利彼非斤真財以治之也大抵署諾執契為之籠其多之貨以致之遠方冀幸期之未熟而數倍之利已坐得矣事反所期而責通者總至索見財則已亡欲舉賈則無以為質其財之少也其得之難也故吾人遊一闢之市而聞財涸錢乏之云遂指為國中金銀之不足於用者其違事實遠矣

必曲譬巧辨夫金銀帛幣之非財而在金銀帛幣之所易而得者以有所易其用乃珍雖其理固然而必為時俗之所笑夫眾幣固財也國之積聚必有金銀顧其物必居其少分而為其不生不息之一端此在前部固已深明其難矣國之財產有貨有泉貿易之家常若泉之轉實易而貨之轉泉難者非必泉之為財切於貨也是有故焉泉者交易之通器隨時可轉遇物能售故以貨得泉者由拘而通由泉成貨者由通而拘其故一也貨常易毀泉則不腐故藏貨者多耗虧而積泉者少闕損其故二也貨之未售也索通多則無以應既轉為泉肆應有餘不受迫促其故三也規利之始則出泉以置貨必復轉泉乃見贏利故以泉轉貨勢常緩以貨轉泉情恒殷其故四也統此四者由是先泉後貨之見日深常以貨為塗術以泉為歸宿得貨所以求

泉而非多泉不足稱富者。人同此情矣。雖然計一國之利者與言一家之財異。故商賈屯貨雖多而轉不以時。則其業可以從。而國不患是也。商賈之財必厄貨而後為母。貨必轉泉而後餘利。而一國之貨不必皆轉為泉也。其歲值出以外售者常少。留以銷內者常多。且外售者必出其所有餘。而所易者又常為外貨。取給民用。不必皆轉為金銀泉幣。逐利資也。故國之歲值雖貨不轉泉。未嘗病國。至通財輪轂。坐以見少而不便事者。則有之矣。然尚有他物焉。可以承其乏而周於用也。民每歲用循環之母財等者。則其歲值亦等。有歲值斯有金銀矣。且由暫而言。則泉之轉實易於貨之轉泉也。以久道言。則貨不轉泉。其用自存。泉不轉貨。其用斯廢。故泉常求貨而貨不必常求泉也。民之得貨將以用享者。不必復售也。而其得泉也。其終必以求算泉得貨。可以為終事。貨轉泉。不可以為終事也。民之求泉。志不在泉。得泉而貨從之。則志在貨也。

時俗之言曰。衣食百貨。年月輒毀。去而不留之物也。金銀者。物產之積。賈時無變。使國無漏卮。而常積累。數世之後。國之富厚。豈可量哉。故出不變之寶。易易毀之物。國之失計。莫過於此。此其所以貴金銀而賤百貨者。以其物之耐久故也。而吾所不解者。則英出鐵器。以易法之酒醪。而若人又不以為失。何耶。鐵之耐久。亞於金銀。何不云使其物常無出國。則累世之積。鼎鑪之富。豈可量哉。假使吾為此言。彼將曰。國之需鼎鑪也。其數有限。徒富其物。過於國中烹飪之所資者。是謂大愚。經經者何足寶乎。果一旦飲食之事。加多。鼎鑪之用。將不期而自足。不至羹脯繁而釜鬲寡也。當其有用。輟其實以具其器者。有之矣。慮其工以治其業者。有之矣。何慮其乏於用哉。此其言是也。顧奈何以鐵言則明。以金言則惑乎。國之需金銀。其數亦有限也。鐵所以為鼎鑪。而金銀所以為園法。若栝栢。驅飾之事。園法之限。限於國貨之待轉。栝栢。驅飾之限。限於有力而好麗者之家。使國貨之待轉者多。則貨以易金。而園法自給。使有力而好麗之民數進。則黃白雖在荒遠。將梯航而自臻也。亦何慮其乏於用乎。吾未見積無用之金銀。泉幣栝栢。驅飾者。且智優於眾。無用鼎鑪也。且無用之物。非能徒積也。積鼎鑪而無用者。必損飲食之費。則積金銀而無用者。亦必損國民之衣食燕樂之奉而為之。泉幣栝栢。驅飾者。猶之器也。與鼎鑪之為用。蓋無殊致。方其有用。則其數自增。方其無用而強多之。則其用亡。而且數且轉減。其為物之易挾如此。而停積之虧損甚鉅。故不視用為積。而使之過多者。雖有峻法厲禁。不能止其勿出國也。

即如國有隣敵。師旅遠行。亦不必積有金銀。而後軍與不乏也。蓋蓋海軍陸旅者。糧食而非金銀。使其國農工商三業既隆。有

以與遠方之食貨為易則雖無金銀可以伐國吾嘗求之國有遠征之師所以餉其軍者有三道焉致其國所前積之金銀一也致其國工業所成之熟貨二也轉其國農工所登之生貨三也而國中所積之金銀亦可區為三物其泉幣通寶一也其民之盤盂器皿二也其國君府庫之所積儲三也

然欲於一國泉幣之中未其有餘以為遠餉則其勢常難蓋泉幣之流視國中待轉貨貨之多寡待轉者富則泉幣多待轉者微則泉幣寡常有其限無大餘也有所不足則其物自增有所過多則自然外溢有莫之為而自劑者焉至於國有兵事而師旅遠行國之見財挾與俱去然而遠行者眾居者減則轉者亦微其國幣之數亦可以降寡且兵事既起楮幣常與若吾英之司農鈔海軍鈔英倫版克鈔大抵皆起於此時以代真財之用而真財之外從者益多雖然此非無盡不竭之源也使其費甚奢則涸可翹足而待也

至於銷鑄私家金銀器皿以益軍國之需則其勢尤有限晚近法國用兵八此係七年之戰始於乾隆二十一年英法爭北美剛那達地普與英合與盟法合兵連七年法失北美而得鹿林新叶加一當國者嘗用此術以籌餉其所得至微而案几肅然國呈函象論者謂其得不償失也更有國王私庫之儲其在古時常為鉅款至於近世王者私積之風漸衰聞者獨普魯士國王而已英國本棋中所有疆外之兵事軍興之費較之前史所載實覺其奢然其餉軍之金銀既不出於國中之泉幣不出於私家之重器亦不出於王府之積儲英法之戰計費英用金錢九千萬鎊其中新舉國債已七千五百萬鎊矣又有所加什一之田賦及移緩就急所借用之沈債帑項八沈債帑項乃國債還利之盈餘積之所以漸還其債舊者其法立於英相威里布勒說見部戊一統此之費其三之二皆用於外邦者若日耳曼若波陀噶爾若美利堅若地中海旁近國若東西印度皆銷耗此財地也英之國主不積私賞而銷鑄私家雜器吾國亦所未聞當是時英國通寶蓋不過一千八百萬鎊自重修國法復鑄金錢以來或以謂逋過其數其誕者乃云三千萬云（英國幣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總計七千五百萬鎊）此其數之實否不具論第由此言之假本棋戰事之費悉資於吾英之見財則不出六七年之中所用之金銀必再出再反而後可則知金銀為物去而自復人且不知而吾謂主計者之於泉幣一切持滿戒漏之政為無補之勞心理益明白不待更辨矣何則前者數千萬之金錢再出再入而吾民固未嘗覺也且當此六七年中軍興之費繁浩如彼都市間亦未聞有言制幣持乏者具貨轉

泉其得之之易。一如平日。獨是戰事殷而樞遷之利資暫厚。由此而競於商業者多。不列顛各口當財廢蓄之家。往往過於其力之所堪任。而錢少難得之數。乃隨地聞矣。無見貨以為易。然諾不見任於人。貨者既艱於借貸。貸者常難於索通。遂群然以謂金銀之見少。豈真金銀之火哉。其其實力以與金銀為易之人少也。

總之。近者七年之戰。其為費之不啻如此。其由英而肇至外國者。決非全用金銀泉幣之見財。而必多運國中所產之貨物。戰部之致金於遠方也。大抵發商領兌。商則受金出毗勒。遠人以毗勒取金於其地之某商。而商與商之相接也。或前有交易貨物之事。或兌金之後。而以貨作抵。故其真由英而至遠所者。皆貨而非金銀也。就令英產之貨。非彼所之所行銷。亦不過為事較紓。以其貨先行於他國。由他國易利銷之貨。以致戰所則多一毗勒而已。又不必致見財也。蓋致利銷之貨。則一轉移而贏利從之。徒運金銀有致寇之危。而失經商之利。智民所不為也。且出見財以求貨遠方者。其利之生。不生於購貨之時。而生於售貨之後。若運金銀以償前兌之所負。既鮮回貨。利烏從生。故商者之代官領兌也。必逆知有可轉之貨。而後為之。而當戰事殷起之時。往往貨出無所回者。蓋其價於兌金時先受久矣。時人且不知而討之也。前謂國中所積金銀區為三物。然三物之外。尚有周流於各商國之中。而為之公幣者。則在銀之金銀是已。其為物也。通於諸商國之中。猶制幣之通於一國。制幣之多寡。流趨視封內百貨之情以為轉。二銀之多寡。流趨視各國地產之情以為轉。二者皆以便樞遷幣用於民與民。而銀用於國與國。故銀者。各國之公幣也。本棋之戰事。其用銀也必多。當群雄並爭之時。用銀之情。其多寡。流趨與安平之日。固有異。而轉而趨於戰地者必多。其為易粟衣糧之資所散而易者。在當衝之國矣。顧吾英每歲之所餉軍者。無間為銀之多寡。必以英之歲殖易而得之。故極而求之。莫之所能轉戰累年。而不為戰所困者。終在國中之歲殖。其地力人功之登成者矣。師興歲費。至為浩繁。國之歲殖。能濟此而不匱者。必至盛旺而後能。試舉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之一稔計之。是年軍費。靡者蓋一千九百萬鎊。此決非私積區區者之所能濟也。即令國有最腴之金礦。其勢亦將不堪。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由美運進之金銀。富至盛之年。不過六百萬鎊之數。此軍中四閱月之費也。他可知矣。

當戰之頃。貨之便於行遠。易以餉軍者。莫如精緻之孰貨。以其物值多易挾而運費輕也。國產是貨多者。則其從事遠略也輕。每有兵事不解。歷時甚長。為費甚廣。而國之見財。不以見少。顧其貨常出而無所復。有者獨諸商之貨。非以資軍者也。國之餉

軍多由商兌而商則以貨償所兌者故其時工業最旺其勤奮亦倍平時蓋治貨行遠以償軍需一也治貨為易乃致他產銷於國中如平時相通之為二也故每有兵戰其勞師空國已極而工業事動利厚或過平時兵事既解反嗟衰歇其利若與國異道國病而業休國休而業病觀於七年之戰英國工業衰盛之情將於吾言曉然不待多所取證也

案觀此可知近世兵事與古殊矣中國戰事常在九月之中喪亂薦臻殘民毀物而軍與之費加賦乃給故有壯者盡於軍旅老弱困於轉輸之言蓋生民之災未有大於兵燹者也至近世各國戰爭往往起於國外以他人之國為戰場若印度若土耳其若西班牙若南非洲盡如此矣而軍旅之費又齋戒應之故兵事方殷而國民不知所苦且豈徒不知所苦而已市廣利便猝致雄富者所在有之如往者南北美之戰工商諸業振振闐闐故其時人以謂國雖殘而民則利惟原其故蓋師徒雲集所需食貨必倍平時求者既多供者自富而邱山之費倉庾求給皆舉國債為之戰在境外自無累之事究之兵民費必有所出而出者終當在民是以禍難既平師徒分散不獨都市蕭瑟而賦稅常亦加重此國病業休國休業病之象所由來也假使師征之費當擇鼓方鳴之日即出於閭閻加賦之中則在農工商無一時之利其休病之勢與國乃同而必無國殘民利之謬論矣

用兵遠外而徒恃國之生貨以餉軍者其勢必不可久矣非曰生貨之無所易也果其運致固亦可以濟兵食繼軍需特生貨多輪囤而運費煩浩耳生貨者農之所產每歲之殖常視民數之多寡為之而其物又不可以驟擴使致於遠者忽然而多則止以贍其民者必忽然而不足惟工成熟貨可以免此民之所取給者常周其策而出者皆其業之所有餘也吾友休蒙大關之論史事也嘗言之矣曰英先王經營遠方所不能久暴師於外而常中止者其軍需兵食之所出皆作於農產與夫工業之劣粗者農產國中所必資不能多分以遠致也而工業之劣粗者其運費甚奢而所以及軍者儉故武功之不揚而遠略之不竟者其故不坐於無財坐工業精者未興故耳當彼之時國法已立其以泉幣為易如今而其泉幣之多少必與國中趨遷之繁簡為比例者與今日之情無以異也且其比例之率必於今為鉅者以楮幣未行也夫國之通商無聞而工制蹇淺者遇有大事其君欲鉅資於民其勢必不可以倅辦也故如是之國其君莫不有聚斂之行不如此無以備非常濟大役也矧治之未隆貧主多而廉君少歟據土分民之世國主之仰財也所以為一己之奉者寡而所以為群賤之養者多然而養群賤者

量入以爲出。其勢常處有餘。奉一己者。私欲無涯。其勢常鄰於不足。曷嘗觀於韃靼之首長大人乎。百十爲曹。莫不有藏窖於氈車之私畜。烏庫連戈利克種人之長曰麻哲巴者。瑞典名王察理第十二之同盟也。八麻哲巴者。戈利克舊族。允順治元年。生於波蘭之下多利亞。長入波蘭王宮。爲侍衛。與王妃通事。覺縛麻哲巴於野馬之背。將磔之。而馬逸。負麻哲巴入烏庫連山林中。遇種人脫其繫。立之爲酋。康熙二十六年。俄皇大彼得立之爲烏庫連貝子。絕愛重之。顧麻哲巴欲自立。不附大彼得。則陰與波蘭之思但尼斯拉泊瑞典王察理爲聯約。拒俄。俄人圍麻哲巴於巴圖林。敗走瑞典。從察理與俄戰於布魯圖。走復走。瑞典之賓特爾。康熙四十八年。發憤仰爲死。其私府之積。號甲東。歐仰而湖之。則法之墨靈。文種玉。八唐天寶已前王法。英之撒遜種王泊諾曼種王之前數代。大抵皆富積聚。當是時。無間篡竊與傳繼。其嗣王皆以食有前人府庫爲立業。克固之始。基自工商業昌。文明肇啟。而邦君乃不以欲富爲要義。蓋即有大事。取財於民無難。而其事可廢也。且晚近世主。其求財之用意。又與古殊。民生優樂。古者樸樸之風。降微官府之費。日益華奢。其勢不惟爲積之不能。且日形其不足。輟設險治兵之資。以從事於苑囿居養之樂者有之矣。曩者德師果達遊波斯歸。而著論曰。吾見其國之麗都。而不見其強果也。吾見其人之多奴隸。而罕聞其勝兵也。此以云今歐洲數國之形。殆近之矣。

案所言當以貨之精粗爲判。不當以農工之產爲分也。在作者之意。固亦言其大凡。然有漏義。農之所產。固有貴重之物。而礦產金銀。又無論已。道咸間。英人犯華。鴉片乃餉軍之大宗。不可謂鴉片非農產之類也。英國當元明間。羊毛爲出口重貨。義都活第三恃之以與法構。他若美之棉花菸葉。乃所用抵軍興國債者。而吾國之茶絲羊毛。在國家實爲要貨。他日所以清償國債者。此其大物也。而主持度支大臣。與外省之疆吏。茶聽其雜。蠶聽其廢。毫末不加人力。一任於天事之自爲。此則重可歎惋者矣。

故國有通商。而徒以欲進金銀者。則通商之利亦隘矣。夫曰通商以欲進金銀爲利者。其說已非。曰通商專爲欲進金銀而起者。其說尤悖。然則二國通商。其利果安在乎。曰大利有二。一曰出有餘。一曰濟不足。夫一國地力民功之所產。而至於有餘者。物雖供而莫之求也。故有餘則無利通商者。致有餘之產於方求之國。而需其最貴也。物有其不足者。有求而莫之供也。故不足則生鬱而事或不周。通商者。致他所易供之貨。以濟吾土所不足。而買其最廉也。是故一交易之間。而利並起。通商之行於

國與國猶市易之行於民與民其理宜二致哉昔者以消場之隘而分功之局雖有而未周也自通商行而分功之微至精專各臻其極而為之乃愈疾矣且有餘者皆有所銷而貨不至於厥滯生者得此之勸功而愈眾由是而歲殖增亦由是而國財廣濬其源而暢其流而財之生乃以無量通商之實利如此此凡通之國所公享者而大利則在經商者之所居何則此出有餘濟不足之事彼之神慮用於本國者深而施於異國者淺故也至於欲進金銀之為使其國無礦通商之興固足以致之然其利乃所旁收而非正業方之前二至不足道使通商專為金銀而設一棋百稔之中所載者雖不滿一箱可也

人皆知亞美利加通而歐羅巴富矣然美所以富歐者非金銀也美誠多金銀之礦而特肥顧其礦之多且肥者其大效不過使吾洲二金之日賤設以穀為之程則握粟以易盤盂今之所費者僅得十五稔中所費者參之一已耳吾歐民終歲之勤劬如初其所得之金銀乃三倍於古昔夫一貲之價使其降賤也參前之一則不獨有力者之取是將三倍於其初而力足中求之家亦將緣其賤而益眾則其數雖十倍二十倍於前可也故令通商之事從同歐洲金銀器皿之多以美礦故亦二十倍三十倍於無礦之日然則美礦之便於歐民誠無疑然其便至於如是而止而亦有不便生其中焉何則以金銀之降賤於易中之德有損故也所購之物均而所攜之金加重往之一古洛而可者乃今一先令而後得之此之不便與前之便者皆微而進退略相抵故金銀二者出礦之多少於歐洲之民生不能有大變異也雖然謂美洲之礦產無關於歐洲之世變可謂美洲之開通無關於歐洲之世變不可蓋美之新通為歐產開無窮之銷市由是而分功宏亦由是而民力奮收益疾益巧之效於不自知向使美洲不通則歐市廣狹長此終古而有餘之貨無所銷施生業如故而民氣不新其故不僅民之不富已也惟巧疾並臻故各國之物產皆進斯其民實富各力裕而氣舒當是之時不獨歐貨之於美民為所新見也即美產之入歐市亦皆創獲也聞亘古未通之商局其事固當為彼此交益之新機不幸貪人敗類吾歐民之履其地者恣其強暴擄奪之去威而美之種人始告病矣

自亞美利加通而歐洲之商場廣而自得非洲好望角海舶東繞以抵印度而歐洲之商場尤廣八歐人航海尋通新地莫盛於前明成化宏治之間而大抵皆波陀噶爾西班牙二國之民而波陀噶爾為尤著其由歐洲航海通中國者亦波陀噶爾最先此中國人所以獨稱其國為大西洋而澳門為最舊之租界也蓋其時波西與義大里諸國天算獨精善接測經緯而海國

之民又擅駕舟之技故也。如美之通。則始於科倫波科本松奴亞民仕於波陀噶爾者。常謂欲通印度。不必統作洲南極地。既員體。但西向長駛。自能終達。以其策牛英法政府。求其資助。皆不應。久之。西班牙后伊薩白信其術。脫管珥事。實以三船。於宏治五年立秋前六日西駛。其年寒露後三日。抵墨西哥灣之海梯島。則自以為已達東球。此西印度之名所由昉也。又印度通歐之海道。則始於波陀噶爾海將名花思戈者。先是波陀噶爾人已得好望角。至宏治十年。花思戈駕船東繞。閱十數月而抵印度西偏之噶里谷。蓋其事方之科倫波為尤難。至正德三年。阿布葛法為彼駐印大臣。而馬刺甲為所并。阿布葛法為其王所遣者。刺兒舟中。繼其位者。本其道策而求通中國。及日本嘉靖隆慶間。波陀噶爾人粵之澳門。云。蓋美多草味之國。其治化略有可言者。獨墨西哥秘魯二國而已。自西班牙人至。而二者皆殘。而不可復。而若痕都斯坦。若支那。若日本。若支那以。南各國大抵皆數千年建國。雖其中無肥礦。若秘魯墨西哥者。而其民之富樂。其野之闊治。制作工商之業。皆非二國所可幾。自古化國通商。其相易之物必多。其所收之利必大。過於淺化者。顧自海通以還。吾歐所收遠東之利益。若轉不逮所收於亞美利加者。則其利有或過之者矣。波陀噶爾人壟斷印度商利者。殆百餘年。餘國之貨之去來。大抵皆波陀噶爾人為之中。信。前稊初載。荷蘭諸商欲分其利。則創為大東公司以統之。繼而英法瑞典丹馬諸國。皆有公司之立。利出一門。而非大通之交。易。而美洲商業。則盡人可為。不受公司之牽權。收利微鉅。此其由矣。夫大東諸公司所獨享之利權。其獨蒙外國王官之保護。由此而致不嘗之財。實為未沾其利者之所深嫉。以其歲輸遠東之銀無算。遂僉言其業有害於國家。乞禁止。於是公司應之。曰。公司之致貨東方。誠非以銀不可。銀之注於東方者。實多。然自通商公司之立。每歲各國收利皆優於初。然則公司所為。或有損於歐洲之全局。而於各公司本國。皆固莫大之利源也。其語之不通如此。蓋請禁之家。與公司人。皆徂於時俗之見者。以銀多為利。國銀日流於東方。統其故之見於歐洲者。盤盪或以稍貴。而制幣之用。不至過輕。前為微害。後為小利。要之二者於國計皆不足道也。自達東既通。百貨暢流。歐洲各國之富。固宜大加。而其利不過如今日之所收者。則國家沮勸之政。非也。夫民生言語之間。以財與錢為同物久矣。名同而其物實不同。此諛辭之所由生。世俗之見所由錮。且習之既久。欲區以別其勢。誠難。或深知俗說之非矣。而言論爭辨之頃。有不自知而謬述者。言計之士。皆以務聚歛謹漏卮二者為不易之財政。國無金銀之礦。則必務聚歛。必謹漏卮。必審於進出之差。使郵貨之來。必劣於已貨之出。而後已。則為之政令焉。塞外國之進貨。將本